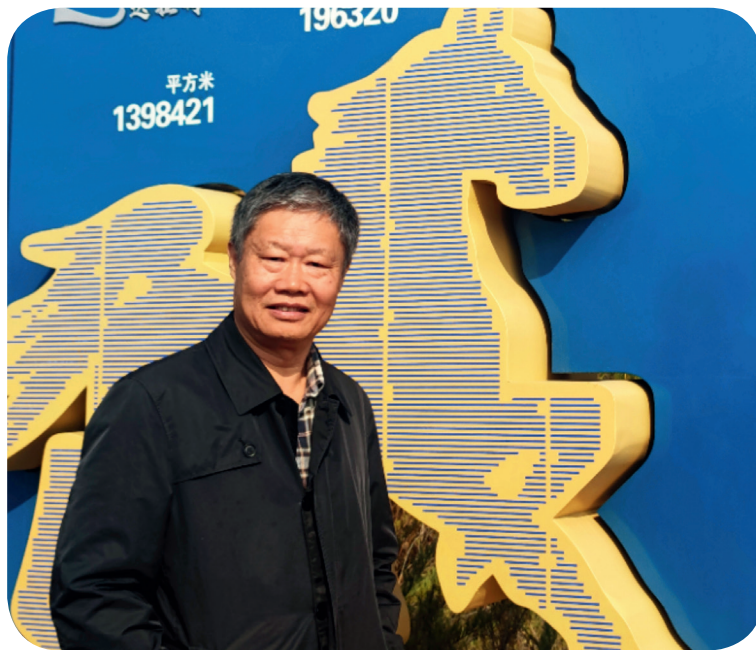


鄂尔多斯笔记

Ordos notes

■文、图 / 李青松



词条

深秋,在鄂尔多斯行走多日。

最初,我知道鄂尔多斯,是因为一部电影,那部电影的名字叫《鄂尔多斯风暴》。

鄂尔多斯何意?需要按照蒙语的原意拆开解释——“鄂尔多”为官帐;“斯”为复数,很多;组合到一起,“鄂尔多斯”即为“官帐群”的意思。

鄂尔多斯在哪里?目光不必散乱,它不在别处,黄河“几”字弯里面的高原台地即是。它西北东三面环水,南与古长城相接,形成一个巨大的“套子”,也被称为“河套”。

且慢,还有另外几个别称呢,都是相对黄河对岸而言的。哪几个呢?一曰“河东地”,于宁地远

眺,它地处黄河东岸嘛;一曰“河南地”,这是陕西人对这边的称谓;一曰“河西地”,与晋地隔河相望,晋人指着黄河西岸的鄂尔多斯说,那边是“河西地”呢。

从地图上看,黄河流向一路顺畅,唯独到此处遇到大麻烦——强悍的鄂尔多斯高原台地挡住了去路。无奈,黄河便不断地转向,向北向东向南,再向东。

更远的远古时期,就是如此的情形吗?是鄂尔多斯排斥黄河,还是黄河心存恐惧,躲闪而去呢?可是,黄河绕了个大弯子之后,为什么还要回来呢?

行走期间,我一直在思考,鄂尔多斯与黄河生态系统是一种什么关系?对于中国来说,鄂尔多斯

意味着什么?

康巴什

康巴什,康巴什,康巴什。

这里是康巴什。

在蒙语中,康巴什是“卓越的先生”的意思。蒙古族朋友苏雅拉图告诉我,早年的某年,草原上瘟疫肆虐,牛羊尸横遍野。万般无奈之际,牧民向一位精通蒙医的私塾先生求助。这位私塾先生用一种蒙药灭杀了瘟疫,挽救了牧民的牛羊。从此,牧民们就把私塾先生教书的地方称为“康巴什”。

如今,康巴什是一座具有现代气息的城市。政府机构、司法机关、学校、医院都在这里。最具特色的建筑是图书馆和博物馆,造型奇

特,风格另类。

在康巴什的上空,看不见一根电线,也看不见纵横交错的管网。所有的管网、所有的电线都在地下铺设穿行。这个城市格局宏阔,却拒绝一切与美无关的事物。

街上有智能无人驾驶公交车,有智能无人售货车,也有智能无人驾驶出租车。来来去去,左旋右转,动动停停,当快则快,当慢则慢。恰好,一辆智能无人驾驶出租车停在我们面前,来此调研的生态环境部宣教中心主任田成川试乘后很是兴奋,脱口而出——“不错!很好!”田成川曾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作多年,对新能源和智能遥感应用颇有研究。是呀,扫扫二维码就能乘车,扫扫二维码就能购物。如此便捷,如此简单,令人惊叹连连。

一个不足17万人口的城市,居然拥有31处公园广场。绿树葱茏,花团锦绣。所有的公园都是免票的,所有的广场都是通透的。

没有栅栏,没有围墙,四面连着八方。

康巴什,又被称作“暖城”。之所以如此称之,不仅是因为那句“鄂尔多斯羊绒衫,温暖全世界”的广告语,也不仅是因为它向京津冀、华南与华东地区输送了大量煤炭及电能,更是因为康巴什人的热情、好客、真诚和温暖。

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温暖的。常有野鸡、斑鸠漫步广场或者街头,也有松鼠在

行道树上蹿来蹿去。

康巴什与伊金霍洛(蒙古语,“圣主的院落”。“圣主”,指成吉思汗)只隔着一条河——乌兰木伦河。机关干部和职员多半家居伊金霍洛,而上班则要过河到康巴什去。

上班族开玩笑说:“我们是住在‘圣主的院落’,每天过河去见‘卓越的先生’。”

——哈哈!

骏马图

库布齐沙漠腹地。

沙漠覆盖着沙漠。静悄悄的表面下,潜伏着喧嚣,潜伏着激情。那些奇异的光伏板,沉寂并低调地悬浮于大漠之上。脉络清晰,章法有序,起落分明。

然而,它们总有自己的性格和逻辑。激越时,叠起来就是一座山;低回时,拼接起来就是一片海。

也有蓝浪排空,也有过峡穿帐。

——这里北距黄河15公里,被

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光伏电站”。最大是多大?这么说吧——相当于75个天安门广场那么大,相当于5个杭州西湖那么阔。

光者,阳光也。

伏者,从人从犬,人使犬降之,犬低首服从人之指令也。

用手能抓到光吗?抓一下试试,抓是抓到了,但打开手掌,却是空空如也。

科学能够将不能变成可能。新能源的词典里有一个词——光伏发电。通俗一点说,就是利用硅化板采集阳光,进而转化成电能的一种科技手段。

光伏发电,又叫“绿电”。它间接减排了煤尘、粉尘,减排了二氧化碳。

鄂尔多斯达拉特旗光伏发电项目于2022年已经开工建设,项目全部建成后,也就是至2030年,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送电400亿千瓦时。

什么概念呢?——北京一年用电量1280亿千瓦时,打个比喻——如果说北京有三盏灯的话,那么其中有一盏就是鄂尔多斯光伏发电送来的电。

站在高处,放眼望去——鄂尔多斯人生生用光伏板拼出了一个骏马图——马首高昂,马鬃鬣鬣,马尾飘逸。顷刻间,马头琴响起,呼麦呜呜,草原深处升腾出一行字——善用自然的能量。

喔,用196320块光伏板,拼出的1398421平方米的骏马图,是想象胜过浪漫,还是浪漫胜过想象?



苏雅拉图

苏雅拉图是我的蒙古族朋友。他出生于乌审旗的一个牧民家庭。那个年代，全家住在蒙古包里。蒙古包由圆柱形屋身和钝锥形屋顶组成，是用木制构架和毛毡覆盖的建筑。

蒙古包，又被称作“穹庐”。它拆装方便，使用空间大，滤水透光，不积雪不阻风不破坏草原生态。苏雅拉图告诉我：“蒙古包在选场扎包方面很有讲究。”他说，“按照蒙古族传统习俗，选场扎包要前有照，后有靠。既无照，也无靠，也应有抱。”

“何解？”我问。

苏雅拉图说：“照，是指前面要有充足的阳光和辽阔的草滩；靠，是指后面要有阳坡或者高地；抱，是指周围要有河流或者湖泊。”

不需要钢筋，不需要水泥，不需要砖瓦，不需要金属配件，只需要若干根木条，若干张毛毡，就可以搭建起一个蒙古包。它对自然资源的消耗降到了最低。搬迁时不会留下废墟，不会留下垃圾和一片狼藉。

当蒙古包拆卸搬迁之后，那个曾经的扎包之地，很快又绿草如茵，恢复了生机。

苏雅拉图说：“或许，我是带着感情因素吧，从生态学角度来看，蒙古包是世界上最有利于生态保护的建筑物。”听了苏雅拉图一席话，我忽然就悟出点什么了——文明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些高楼大厦，那些钢筋水泥的建筑，就一定代表着文明吗？

小时候，苏雅拉图给嘎查放牧。出牧时，别的牧民骑马，他骑马。骑马的牧民挥动着鞭子，驱赶着羊群，躲着骑羊的苏雅拉图，躲

得远远，远得看不见他的踪影。

苏雅拉图心里清楚为什么躲他。该死的“骚乎”！

骑羊放牧的苏雅拉图，放的都是雄壮的公羊——俗名“骚乎”，总共三十余只。未经阉割的“骚乎”除了吃草，整日还想着另一件事。那件事令“骚乎”骚动不安。“骚乎”一看见母羊，就会狂奔而去，制造麻烦，弄出风流韵事。

繁衍种群是好事，但无节制地繁衍不一定是好事。为了让羊群按时令有章法地繁衍，就必须分群放牧。母羊一群，“骚乎”一群。绝对不能让“骚乎”看见母羊，也不能让“骚乎”闻到母羊的气味，否则，羊群的局面一准失控，草原上必大乱也。

苏雅拉图说，“骚乎”的腥膻气极重。由于他骑羊放牧，整日与“骚乎”打交道，以至于他的身上也有一种浓重的“骚乎”腥膻气。直到后来进京上了北京大学，那种腥膻气味才渐渐消失。在草原上，牧民把气味看得很重。相见时，彼此用鼻子吸对方的气味是一种礼节。每个人的气味和体味，被认为是构成人的心灵的一部分。

然而，腥膻之气是很难令人愉悦的。

“不过，我很怀念那种腥膻气味。”苏雅拉图说，“那种腥膻气味提醒我，自己是属于草原的。我的根在草原。”

谈到草原围栏问题，苏雅拉图颇有微词：“草原不能用围栏一围了之。不能一概否定传统的轮牧和游牧方式。轮牧也好，游牧也罢，牧民是根据水草的生态因素选择的。”他说，“轮牧和游牧减轻了草原的压力，使脆弱的生态系统能够在一定时间内自我修复，确保了草

原永续利用，生生不息。”

我点点头，很认同苏雅拉图的观点。

我问他：“在蒙古语中，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有文化的人。”苏雅拉图笑着说，“是我阿爸给我起的名字，他希望我成为有文化的人。”

“在我的蒙古族朋友中，你是最有文化的人。”说罢，我也笑了。

巴音淖尔

巴音淖尔就是巴彦淖尔，译音相同，意思也一样嘛！——富庶的湖泊。

巴音淖尔又不是巴彦淖尔，一曰鄂尔多斯乌审旗的一片草原，一曰内蒙古西部的一个地市级行政区。

某日，我来到毛乌素沙地包围着的巴音淖尔草原。哇呜，这里有4万亩草原，间或还有9000多个湖泊。时令虽然已经是深秋了，但草原之美，还是令人迷醉。

放眼望去，天边，有影影绰绰的羊群，如朵朵白云般漂浮在草原上。近处，骆驼三三两两，只顾埋头吃草。有鸟落在驼峰上，蹦蹦跳跳，嘴巴啄食的时候，尾巴一翘一翘，忽尔，就抖抖翅膀，飞往别处了。

马有四五群，其中有白马、黑马、灰马、枣红马、黄骠马。情态迥异，各美其美。一匹青马抬头看看我，安安静静，又低首吃草了。

马，被称为草原上的“美神”。

法国动物学家布封曾说：“在所有动物中，马是各部位比例最匀称、最优美的。”还说：“征服这种豪迈而彪悍的动物，是人类最高贵的征服之举。”

马是具有灵性的动物。

当地朋友郝乐告诉我。毛泽东

在延安时期所骑的那匹小青马就产自这里。那匹小青马，菊花青色，长鬃，身上有少许黑色斑点，是内蒙古骑兵支队队长于1940年送给毛泽东的。

“怎样证明小青马是产自巴音淖尔草原的呢？”我疑惑地问郝乐。

郝乐说：“巴音淖尔草原的马，有自己的特有标记。”

“什么标记？”

“马的臀部有个烙印——‘矛’字，蒙语叫‘苏德勒’，翻译成汉语，就是战神的意思。”

“呃！”

郝乐说：“那匹小青马个头不大，但有耐力有韧性，灵活，速度快，跑起来不颠，平稳，性格也温顺老实，深得毛主席喜欢。”

1947年3月至1948年4月，毛泽东就是骑着这匹小青马转战陕北的，从未发生过事故。

1962年，小青马去世。去世前，它面向中南海的方向嘶嘶长鸣。至今，小青马的标本还保留在延安纪念馆里。

蒙古族是“马背上的民族。”据说，成吉思汗13万蒙古远征军，之所以所向披靡，靠的就是蒙古马，以及智慧、谋略和胆识。

成吉思汗甚爱良马，每见良马，即不吝三四马易之。“得之则旦视而暮抚，剪拂珍重，更无以加。出入不以骑，惟蓄其力，以为射猎战阵所需而已。”

蒙古族谚语曰：“马使蒙古人拥有了世界。”在成吉思汗时代，儿童从三岁开始就要练习上马骑射的本领了——“能弯弓尽为甲骑”，长大后，亦兵亦牧。有道是：“人不驰弓，马不解勒。”

巴音淖尔草原上的马，是极具

代表性的蒙古马。蒙古人把马视若神灵。旧时，巴音淖尔草原上的蒙古人是从不吃鱼的。蒙古人认为，鱼是马的灵魂，江河里有多少条鱼，草原上就有多少匹马。若吃掉一条鱼，就等于吃掉了一匹马。这些禁忌和习俗，对于保护草原生态系统具有积极的意义。

近年来，草原上每年都举办盛大的夏牧活动，彩旗招展，锣鼓喧天，场面甚是喧闹。人气旺盛的那达慕大会、敖包会、生态旅游节、射箭比赛、走马比赛等更是成为了巴音淖尔草原的新名片。

有马的草原，才是草原。

有马的草原，才是灵动的草原。

沙柳

一丛一丛，一片一片。

沙柳，沙柳，随风摇曳。

在毛乌素沙地，沙柳是一种最寻常的植物。沙柳有五不死之说——“干热旱不死，水多涝不死，沙土埋不死，牛羊啃不死，刀斧砍不死”。正是由于其生命力极强，沙柳便成了防沙治沙的先锋树种。

在沙地里，沙柳能长三四米高。它的根系相当发达，在我们看不见的沙中，倔强地向四处延伸，编织出一张活的生态网络。虽然看起来它枝条纤细，绿叶娇小，仿佛风沙一吹，就能摧之折之毁之。然而，它却坚韧，顽强。一丛一丛，一片一片，集群布阵，筑起了一道又一道绿色屏障。能阻风，能降沙，能固碳，能涵水，能造氧，能栖鸟，能悦目。

沙柳，沙柳，真棒！

然而，作为沙生灌木，每隔三五年沙柳就要平茬一次，否则，到了第七年就会老化，因养料和水分供应不足而失去生机，慢慢

枯死。

一位林草局局长说：“沙柳死掉后，不仅失去防风固沙能力，还容易发生病虫害，也容易引发火灾。而平茬后，沙柳会越来越旺，防风固沙效果甚好。”

平茬割下来的沙柳，就当柴烧喂灶口了吗？

不是。

乌审旗有一家生物发电厂，用的原料就是沙柳。这个生物发电厂，每年消耗沙柳等灌木18万吨，可发电2亿千瓦时。电，就是能源。沙柳能创造出电，沙柳不简单呢。

在伊金霍洛旗，有一家企业，以沙柳为原料，经过多道工序处理，最终加工成高性能重组木，用于家具、造船和航空等领域。沙柳重组木密度高，阻燃强，不变形，不开裂，性能好，深得国外客户青睐。

企业以每吨400元的价格，收购农民牧民平茬割下来的沙柳，让许多农民牧民的腰包也鼓起来了。

农民认识到了沙柳的价值。

牧民认识到了沙柳的价值。

于是，在毛乌素沙地，农民牧民种沙柳的积极性更高了。

种沙柳种沙柳种沙柳，

平茬平茬平茬。

钱钱钱，

绿绿绿。

这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一种现实的生态经济逻辑。沙柳以自己独特的生物学特性，逆向推进了沙地的生态治理和生态修复进程。

沙柳，沙柳，我向你致敬！

禁令

在鄂尔多斯，无法绕开一个人——成吉思汗。敖包遗迹、广场、

雕塑、街道、公园、图书馆、博物馆等,成吉思汗的诸多元素在这些场所和空间实体上一一呈现。

倏忽间,眼前的情景触动了我的记忆。2003年3月,我到美国考察时发现,华盛顿的一个博物馆里,居然恭敬地悬挂着成吉思汗的画像。《华盛顿邮报》曾发表文章说:“成吉思汗是过去一千年最重要的人物。”他的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这是一个真正令世界发抖的人。

然而,通过研究,我们逐步认识到成吉思汗并非只识弯弓射大雕,他竟然具有清晰的法治意识。无疑,这引起了作为法学专业背景的生态文学作家——我的极大兴趣。《蒙古秘史》中记述了成吉思汗以自然法为依据,制定并颁布《大扎撒》的详细过程。

扎撒,即法令或者禁令之意。

《大扎撒》规定,严禁破坏草场,严禁毁坏树木,严禁糟蹋土壤。不得在河流里便溺,不得在草甸上晾晒衣服,不得污染井水,不得在夏秋两季白昼下水洗浴及在水中洗手,不得用金银器皿舀水,不得向火中投掷不洁之脏物,不得将奶汁及食物泼洒地上,违者处斩。

瞧瞧,这一连串的“严禁”和“不得”,以及血淋淋的“处斩”一词,以否定式的极端用语,道出了成吉思汗保护草原和水源的铁一般的态度。

不过,《大扎撒》里也充盈着温暖和柔情。云:“诸每月朔望二弦,凡有生之物,杀者禁之。诸郡县正月五月,各禁杀十日,其饥谨去处,自朔日始,禁杀三日。”

又云:“前正月为怀羔时分,至七月二十日休打捕之。若打捕,肉

度皮子不可用,可惜了性命。打捕人每有罪过之。”

除了《大扎撒》,蒙古族一些训诫和习俗里,也包含着许多生态保护的内容。诸如,围猎时不得惊扰和恐吓受孕动物,使其放生,避免动物绝种。放牧时,不轻易在草场上挖坑刨土,避免草场沙化。倒场时,清理垃圾,把炉灶产生的灰烬掩埋干净。只可捡拾枯枝和落叶,不可折损幼树。游牧时,发现树根、草根裸露或者被风吹出地面,要下马掩埋之。

对于成吉思汗来说,“敬畏自然,尊重自然”绝对不是一句空话。拿破仑曾不无感慨地说:这个游牧民族有严格的军事组织和深思熟虑的法令。他们要比自己的对手文明得多,我不如成吉思汗。

为了明天,为了明天的一切。

是的,鄂尔多斯在高速发展的同时,时时刻刻、时时处处注意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可谓善莫大焉。

天地之间,望着那无边的绿色,我隐隐感受到了成吉思汗的强韧基因在广袤的草原上暗暗发力而生长出的传奇。

羊绒衫

“带够银子了吗?”一位同行的朋友悄悄问我。

“啥意思?”我不解地问她。

“羊绒衫,羊绒衫。”朋友说,“来到鄂尔多斯没有选购羊绒衫的计划吗?这里可是比北京便宜许多呢。”

我说:“我没有出差购物的习惯。”

朋友说:“你不妨破例一次。我可以给你当参谋。”

我说:“你不会是鄂尔多斯羊

绒衫的托儿吧?”

“你看像吗?”

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羊绒衫,是鄂尔多斯的标志物。鄂尔多斯羊绒衫是有生命能呼吸的天然纤维纺织品,有“软黄金”之称。这位朋友从事环保宣教工作二十余年,她说:“鄂尔多斯羊绒衫面料软,轻柔且保暖,穿在身上的舒适感是别的面料无法比拟的。甚至,它可以直接贴皮肤穿,毫无刺痒之感,柔柔的,暖暖的,如梦如幻。”

物以稀为贵。

羊,不是稀有之物;羊毛,不是



稀有之物。可是,羊绒,我说它不是稀有之物就有点底气不足了。

世界上的羊绒产量不多,且主要产自中国。如果说,世界羊绒有四分的话,那么有一分产自鄂尔多斯;如果说,中国羊绒有三分的话,那么有一分产自鄂尔多斯。

鄂尔多斯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绒都。

鄂尔多斯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绒城。

虽然羊毛出在羊身上,羊绒也出在羊身上,然而,此羊非彼羊,羊绒与羊毛是两回事。羊毛长在绵羊

身上,而羊绒只长在绒山羊身上。绒山羊身上既长羊毛,也长羊绒,往往是羊毛里夹杂着羊绒。而绵羊身上的羊毛里没有羊绒。

若干年前,有人指责“鄂尔多斯羊绒衫”是变相破坏草原生态系统的罪魁祸首。因为山羊吃草,也刨草根。

在鄂尔多斯期间,就此问题我专门采访了牧民。牧民说:“山羊确实吃草根,但只有在没草吃、饿得不行的情况下才刨草根吃。”有关专家也证实:“草原的问题,不是山羊吃草根的问题,而是承载过量,导致草原整体退化的问题。”

是呀,草原还是那个草原,可是当地人口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增加了4倍,而牲畜的草原承载量增加了14倍。

谁是破坏草原的罪魁祸首?——或许还是人吧,非山羊也。

所幸的是,近些年,鄂尔多斯通过退牧还草控制牲畜承载量,加之科学管理,草原生态系统正在得到合理修复,草原上的景象亦一年比一年好起来。

不过,我还是很纠结——鄂尔多斯羊绒衫,我是买呢,还是不买呢?这是个问题。

流入黄河的河

西北东。

鄂尔多斯三面临河——黄河。西面,黄河自鄂托克旗都斯图河口进入鄂尔多斯,到准格尔旗马栅乡出境,总共流经4个旗28个乡镇(苏木)。流经的村庄(嘎查)有多少呢?没数过,在地图上数数就知道了。

4个旗是:鄂托克旗、杭锦旗、达拉特旗和准格尔旗。28个乡镇(苏木),名字列举出来的一大串,甚至不止一大串,可能得三大串,就不列举了吧。

总之,那些名字因之黄河,无不浸润着水的气息。

黄河流经鄂尔多斯全长762公里。黄河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

鄂尔多斯境内有426条河流,全部注入黄河。这些河流,有的称河,有的称川,有的称渠,有的称沟。而称沟的居多,如狼嚎沟、榆树沟、沙拉沟、巴拉盖沟、掌岗图沟,等等。为什么沟也是河呢?当地朋友说,称沟的河往往是季节性的河流。

历史上,鄂尔多斯境内的大小河流浑黄不堪,多半是流域两岸的水土流失造成的。当然,企业排污导致河流污染情况也很严重。

若干年前,鄂尔多斯痛下决心,一些企业该停的停,该关的关,壮士断腕,河流污染问题开始逆转。特别是实行“河长制”之后,每条河流都有人管了。

巡护员日日巡河,风雨不误。巡护员的任务是察看河水有没有污染,河边有没有垃圾,河道畅通不畅通,周边有没有乱堆、乱建、乱占、乱采现象。一旦发现问题就立即向河长报告。在第一时间,河长会带领有关人员前往现场处置。

如今,鄂尔多斯的大小河流,

呈现出了“河畅、水清、堤固、景美”的生动景象。

流入黄河的河,流着欢愉。

流入黄河的河,唱着欢愉的歌。

答案

生态好了,一切就会跟着好起来。

鄂尔多斯还是鄂尔多斯,但近年的降雨多了,雾天多了,鸟多了,松鼠多了,野鸡和野兔多了,狼和狐狸多了。

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沙漠与沙地的概念越来越模糊了。黄河流经的库布齐沙地和毛乌素沙地,已经没有了以往的暴躁脾气。著名的“响沙湾”的响沙,也将暗哑无声,有绝迹的可能。绿色取而代之,无需太多时日了。

绿色鄂尔多斯充满生命的律动。

绿,是一种美。

绿,是一种善。

绿,是一种爱。

绿,是一种福。

在新的时代,每一个鄂尔多斯人对绿都有自己的解读。

鄂尔多斯与黄河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对中国来说,鄂尔多斯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许,答案就在蓝天中,答案就在草原上,答案就在灌丛里,答案就在绿漠碧水间。

而我分明看到,答案的背后是人的身影。

还用我回答吗?不用了吧。📺

作者简介:生态文学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代表作《北京的山》《相信自然》《万物笔记》等。曾获百花文学奖、呀诺达生态文学奖。

